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二回 修文院門主斷獄 白雲洞猿神布霧

茅山萬法總虛浮，如意從來不可求。寶冊誰人能會取，刻時羽化上瀛洲。

話說玉帝在瑤池宴回，守天宮的執事人員都來接見，單單不見了袁公，有修文院舍人彌衡字正平起啟奏道：「白雲洞君私發秘書，竊了如意冊下界已七日矣！」王帝大驚道：「這如意冊乃九天秘法，不許洩漏人間，只因世上人心不正，得了此書必然生事害民，那畜生獸心未改，有犯天條，不可恕也！」當下鳴起天門報鼓，百神俱至。玉帝傳旨，命雷神豐隆遣本部雷公電母，火速下界，擒袁公赴修文院，仰本院舍人會同北斗真君，鞫問正法。

卻說袁公正到天門打探，聞知此信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那個多嘴饒舌的，閒在那裏不去打瞌睡，卻去報新聞，搬起這樣是非。我且把如意冊包裹停當，仍舊放在玉篋裏面，臨時與他圖白賴則個。」一頭走，一頭伸手去摸那袖兒，卻是一個空袖，吃了一驚，原來放在石床上，不曾帶來，便慌忙撥轉雲頭回到白雲洞中。這夥猿子猿孫，見袁公回來得快，一擁前來問信。袁公此時那有心情回答他一言半字，舒著雙臂拉開，逕奔石床上，取了如意冊兒，翻身復上天門。正撞著雷公電母一群聖眾，駕著雷車，飛奔前來。電母便將閃電亂掣，火鞭飛舞，金蛇走躍。袁公大驚道：「這婆子好利害哩！他到曉得幾分劍術！」正要採取雌雄二丸與他賭鬥，只見雷部謝仙等眾擊起連鼓，如山崩地塌之聲，四圍雷火燄燄燒著，把袁公分明困在火城之中，險些兒燎去了皮毛，嚇得袁公掩著耳，閉著眼，口中叫道：「列位有話好講，不要出粗。」雷公道：「奉上帝法旨，與你取討如意冊，有無自到修文院中回話。」袁公連聲應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心中暗想道：既是上帝有旨來拿我，如何卻到修文院去？想是著我尋取原書，這修文院是我老袁自家屋裏，只消得出諸袖中便了。此時十分驚恐已自放下了七八分，況且眼見得雷部神通怎敢違抗。當下謝仙取鐵鍊套在袁公頸上，乘著雷車，頃刻進了天門，逕投修文院來。正是青龍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且說那修文舍人彌衡，早已升座，怎生品格，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作賦平欺時彥，挾才敢傲王侯。懷中刺敵不輕投，只有孔楊好友。鸚鵡洲前夢慘，漁陽鼓裏聲愁，一生剛正表清流，天府修文職受。

不多時，只見旌旛寶蓋，簇擁著北斗星君到來，怎見得？亦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七政樞機有準，陰陽根本寒門。攝提隨柄指星辰，門四杓三一定。天道南生北運，七公理獄分明。招搖玄武擁前旌，不教人間法令。

當下修文舍人降階接入行禮，讓星君坐於上首。這裏雷公電母將袁公解進修文院來交割，一面繳還聖旨，自回本部去了。卻說袁公被一番雷電鬧吵得耐煩，到得本院，如醉如夢，左右吏卒，押他跪於階下，高聲稟道：「拿得偷書賊當面！」袁公抬頭一看，只見兩行擺列得旌旛齊整，棍棒森嚴。觀上面時，端端正正坐著兩位問官，右首修文舍人，是本院職掌，還不在意，左首皂衣玉簡，分明認得是北斗星君！這一驚非小，原來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！隨你顏回楊鳥這般壽夭，若求得南斗星君添上幾豎幾畫，便活到一百九十，閻羅天子也不敢去想他會面；倘惹著北斗星君性氣，把筆尖略動一動，疾時了卻性命，便是玉帝御旨降一千道赦書，也休想他起死回生！今日這一番多凶少吉如何不驚恐？當時袁公不等上面開言，雙手擎著如意寶冊獻上，連連磕頭，只稱死罪。北斗星君喝道：「孽畜！你擅啟天封，私偷秘法，比監守自盜加等，合當擬斬！」袁公只叫饒命，磕頭不止。彌衡舍人問道：「你有無洩漏天機？從實說來！」袁公道：「我老袁一生不作誑語，那如意冊上諸般變化之法，已整整齊齊鑄在白雲洞兩旁石壁上，若說洩漏，委是不曾見過生人之面。」星君暗暗想道：這畜生到也老實。又喝問道：「你把秘冊鑄在石壁，是何主意？」袁公道：「常聞說上帝無私，卻不信有個秘字；既說個秘字，就不消留下文書；既留下文書，便是要留傳萬古。玉帝篋藏，我老袁石刻，同是一般意思。」舍人喝道：「畜生休得強辭奪理！」袁公慌忙叩頭，連稱死罪，道：「我老袁一生愚直，只是據理自陳，豈敢強辯。」舍人道：「聞得這玉篋是天庭法寶，有三不開：無混元老祖法旨不開，無九天玄女娘娘法旨不開，無玉帝法旨不開。你這毛畜，如何開得？」袁公道：「起初時，實是三番兩次展開不得，末後志心皈命吾師九天玄女娘娘，保佑弟子道法有緣，永作護法，不敢為非，這篋蓋就登時揭起。若到底揭不起時，我老袁也罷了，終不然喚個碾玉匠碾開來看。早知天條如此森嚴，玄女娘娘也不該作成我這個罪名。往時常恨著世路狹窄，每每在一封柬帖、一篇文章上，坐人罪過，不道天庭浩蕩，為看三寸長短小小冊兒，不鑿我以好道之心，翻坐以偷書之賊，悔之無及，死不甘心。」彌衡舍人聽說到世路狹窄幾句，愀然動色，想著自家得罪於劉表，也只為著孫策一封書上。況且生性剛直，見袁公情辭慷慨，涕淚交流，心中十分不忍，向著北斗星君道：「這毛畜所言，儘自可聽，論起道法流傳，也有因緣在內；況是九天玄女娘娘的高弟，有煩真君同在玉帝面前保奏，許他改過自新，不知真君意下如何？」星君道：「原是先生屬下人員，但憑裁決，只是這番鞫問，百神盡知，也須成個招詞，以便覆奏。」舍人道：「真君之言甚當。」便教左右將紙墨筆硯付與袁公。袁公此時已知舍人有心出脫他罪過，歡喜不勝，連忙取筆寫道：

供狀：袁公不知年歲，向在雲夢山白雲洞住居修道，因本師九天玄女娘娘舉薦，蒙帝恩封為白雲洞君，掌管九天秘書，屬修文院，典守多年，並無過失。近因九天仙真俱赴蟠桃壽宴，自念道微德薄不得從行。不合私發天封，欲窺秘冊，兩遍揭取篋蓋不遂。志心祝禱本師九天玄女娘娘保佑，方始開篋見書。妄意天上無私，欲作人間不朽，輒將冊文鑄於白雲洞壁，緣法自信，專擅難辭，然皆好道本心，並無私念邪謀。倘蒙赦宥，情願專心護法，不敢妄洩凡人，如有違心，天誅地滅，所供是實。

北斗星君看罷供狀，笑道：「到好說得身上十分乾淨。」袁公跳將起來說道：「我老袁不但身上乾淨，心裏也乾淨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不比他人言三語四。」舍人和左右都笑起來。當下星君和舍人起身，引著袁公逕到靈霄寶殿，回奏玉帝道：「袁公犯罪雖深，情詞可憫；況且混元老祖曾遺下四句雲：玉篋開，緣當來；玉篋閉，緣當去，緣者袁也，或者袁公有緣，所以玉篋自啟。他既無邪心，宜看九天玄女面上，從寬釋放為便。」玉帝准奏，免其死罪，革去白雲洞君之號，改為白猿神，著他看守白雲洞石壁。又先發下天符一道，著本境城隍土地，逐去猿子猿孫，一切黨類，十里之內，不許停留，單單只容一個袁公居住。如若妄傳凡人，生災作耗，一體治罪。袁公謝恩已畢，玉帝傳旨，將御前白玉寶爐賜與袁公。這爐名為自在爐，若袁公在洞修行時，爐的香煙繚繞，自然不斷，直透天門；倘或袁公離了洞門，香煙便熄，分明把爐中這點真火，降住袁公的野心，使他不致散亂。袁公又謝了恩，奏道：「臣所居雲夢山白雲洞，雖則險僻，卻與塵世未嘗隔絕，聞仙官張楷能作五里霧，願乞天恩借來，遮掩洞門，庶免外窺。」玉帝准奏道：「若要霧不須煩仙官矣。」便喚掌天庫的，取一件希奇無價之寶出來。這寶名為霧母，原來上界有四母，都是天上至寶：第一是氣母，包著先天一氣，大千世界，轉輪其中，即是彌勒禪師手中提著的布袋便是。有詩為證：

和尚肚皮如甕，眼兒笑得沒縫。布袋早暮提攜，手中不知輕重。問渠袋有何物，一氣陰陽妙用。笑他世界眾生，袴裏蚤蟲亂動。

第二是風母，藏著八方風氣。怎見得？東方滔風，南方薰風，西方颯風，北方寒風，東南方長風，東北方融風，西南方巨風，西北方厲風。這八風消息於風囊之中，風伯飛廉掌之，亦有詩為證：

人間尚有司風史，況是天庭豈無主。鹿身蛇尾號飛廉，風伯從來功配兩。少女前驅孟母狂，折丹指點封姨忙。縱使扶搖千里勢，不離噓吸一風囊。

第三乃云母，是混沌初分時，山川之氣所結。團團如華蓋相似，其雲五色不一。若歲時豐稔，雲色則黃；有兵寇，雲色則青；有死喪，雲色則白。黑雲主水，赤雲主旱。若五色蔥青，此為祥瑞之徵。雲師屏翳掌之。亦有詩為證：

白衣蒼狗雖無意，紅蕊金翹亦有徵。

假使雲師無職掌，保章雲物辨何因。

第四是霧母，狀如一副布簾約長八九尺，亦名曰霧幙。才展開些子，分明是初啟蒸籠一般，熱騰騰噴將出來。若展盡時，瀾漫百里，把個乾坤都昏罩了。及至捲起，卻似水中吸桶，那霧氣即便收藏。

當先軒轅皇帝在位時節，有一個諸侯最為無道，名曰蚩尤，他得了這個霧幙，能致大霧。又創造刀戟、大弩，便自恃天下無敵手，鼓眾造反，要奪黃帝的天下。黃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，一軍都被霧氣迷惑，東西不辨，三日三夜，不能取勝。賴得九天玄女下降，授黃帝陰符秘策，造成一車，名指南車。車上站一個木人，木人伸一隻手，手伸一個指，隨你車兒左施右轉，這木人一手一指，準準的對著南方。當下遂破了蚩尤，追而斬之。其血流地，變而為鹽，只今陝西慶陽府城北鹽池便是。因他創造兵器，罪孽深重，故今萬世百姓，食其血也。這霧幙是九天玄女收得，獻上玉帝，收藏天庫。亦有詩為證：

黃帝神露是聖君，蚩尤狂惡亦凶星。

不將霧幙歸天庫，安得天開日月明。

後人又有詩云：

四母珍奇古未聞，誰知天界假和真。

風雲聚散陰陽理，不道成形各有神。

此詩是駁那氣母、風囊、雲蓋、霧幙四件奇寶，乃荒唐之說，不知此乃坐井觀天、淺見薄識之輩。假如鏡能取火、蚌能出水、猛虎生風、蜥蜴致雹，在世間也多有奇奇怪怪，不可思議，何況天界事情。

則今閒話休題。且說玉帝見袁公一心護法，並無虛誑，且是九天玄女弟子，就取這霧幙交與袁公，以為洞口永鎮之寶。囑咐道：「此幙只可展開尺餘，便有十里霧氣，不可全展，恐於世人不便。」又道：「你自今改過遷善，專心修道，還有上昇之日。不然，天誅不赦，永墮無間地獄矣。」袁公不住口的唯唯，拜辭了玉帝。當下修文舍人再拜，奏請御封，仍將玉篋封記，供養本院。北斗星君亦拜辭而出。袁公又往修文院拜謝了舍人，往北斗司拜謝了星君。右手擎著白玉爐，左腋下夾著霧幙，遂離了天界，望著雲夢山白雲洞中鑽去。那一班猿子猿孫，獠獍之屬，已被本境城隍山神土地奉著天符驅逐已盡，袁公單單一身，不勝淒慘，且喜有了性命，又得了兩件至寶，正所謂一悲一喜。便將寶爐陳設於石室之前，只見香氣氤氳，直透九霄雲外。又將霧幙展開尺餘，懸於洞口，果然白氣騰空，須臾之間，散成十里濃霧，把一個山洞如白麵包裹，看不見洞外一些些子，想洞外看著洞中亦如此矣。袁公大喜道：「世上事多半是有名無實，只這個洞名向來亦是虛傳，今日才不枉喚做白雲洞也。」說罷，覆身到寶爐前，磕了四個頭，以謝天恩。從此日日如此，不敢懈怠。每年五月端午日午時，便把霧幙捲起，到天庭，朝見玉帝謝罪一次，過了午時，仍然還洞，又將霧幙展掛，內外隔絕，別是一個世界。那洞中到也寬大，各色名花異果，四時不絕，也夠袁公享用。

袁公自此只在洞中修真養性，閒時便採取雌雄二丸，戲舞消遣。兩壁雖鑄著一百單八條變化之法，仔細參求，都是偷天換日、追魂攝魄的伎倆，其中卻有豆人紙馬、鬼刀神劍種種害人之術。袁公道：「怪道玉帝十分秘惜，不許洩漏人間。這般法術，分明是金剛禪外道，與自家心性無與。早知如此，便不開道玉篋也罷了。」心中懊悔無及，取筆添數字於石壁之後雲：「此係九天秘法，上帝所惜。倘後人有緣得之者，只宜替天行道，保國佑民。每年臘月二十五日夜半子時，銜刀披髮，登屋跨脊，向北斗設誓：弟子某修持道法，於今若干年，並無過失，倘生事害民，雷神殛之。」共七十六字，照前鑄就。說話的，這是甚意思？只因袁公在修文院成招立下誓願，恐後有得法之人，心術不正，帶累非小。他自己曾經雷神擒拿、北斗星君勘問，所以說持法者通陳北斗，生事者受報雷神。臘月二十五日乃玉帝下降之辰，到此才見袁公本心好道，並無私念也。雖然如此，依我說來，還是鑄在石壁，多了這一番事。想緣會當然，所以天庭亦不曾教他銷毀。只因這般，有分教：白霧岩中，再遇偷書之賊；紅塵世界，忽生弄法之殃。正是：

有事不如無事好，人心怎比道心閒。